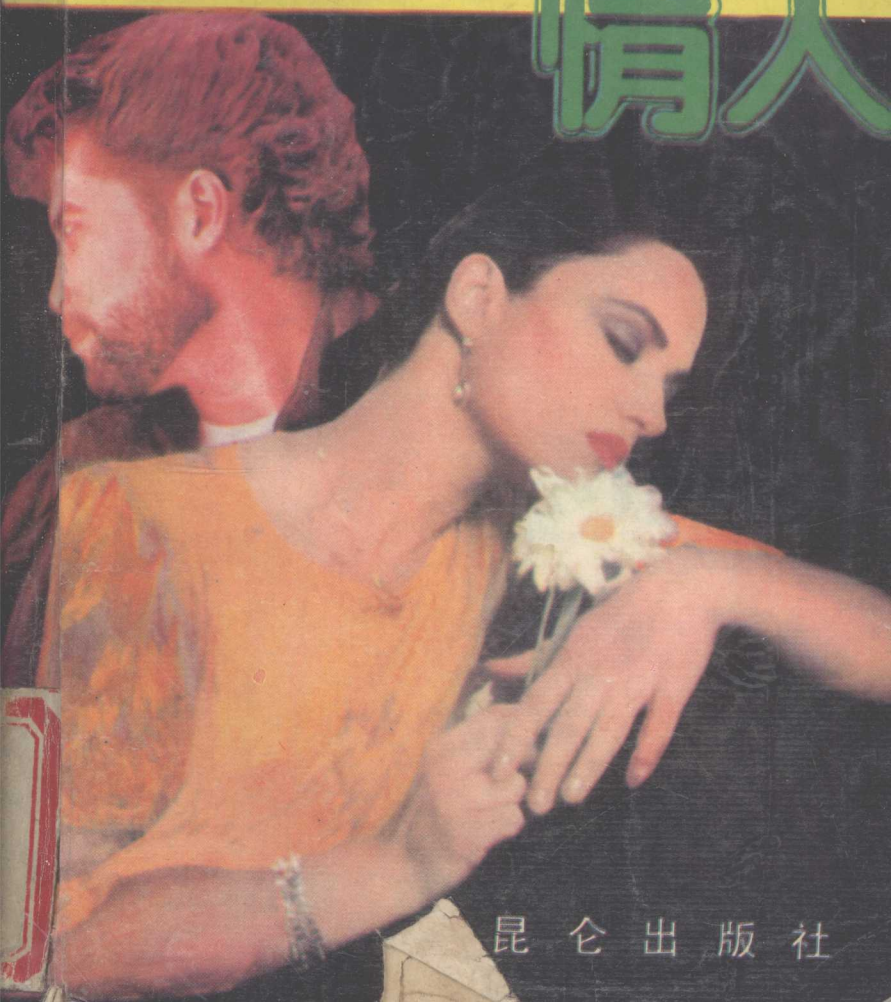


作弊的

〔法〕居伊·德加
刘汉全 关崇炎

情人



昆仑出版社

作弊的情人

〔法〕 居伊·德加尔著

刘汉全 关崇炎译

昆仑出版社

一九八八·北京

GUY DES CARS

La tricheuse

Edition J'ai lu

责任编辑 李大我

封面设计 李欣

作弊的情人

〔法〕居伊·德加爾著

刘汉全 关崇炎 译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黑龙江省五常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7

字数: 145,000 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 1—50000 册

统一书号 ISBN 7-80040-106-5/I·93 定价: 2.50元

内 容 提 要

乔弗鲁瓦在巴黎拉星泳场与一位闭月羞花的女郎艾蒂思邂逅相遇。令他惊奇万分的是艾蒂思竟是自己三年前不告而别的美貌情人伊达的亲生女儿……

乔弗鲁瓦终于和艾蒂思结为百年之好，但他仍眷恋着伊达，视艾蒂思为伊达的化身。新婚之后的蜜月旅行中，艾蒂思突接母亲病重电报。艾蒂思把电报视作母亲破坏他们婚姻的伎俩，女儿视母亲为最讨厌的情敌，可乔弗鲁瓦则感到旧情人在向他呼唤……

乔弗鲁瓦匆匆赶到比亚里茨去探望“岳母”，但伊达并不在那里。这时噩耗传来，新婚的妻子艾蒂思不幸猝死。乔弗鲁瓦悲痛欲绝，又急忙返回米兰……

艾蒂思为什么突然死去呢？在警方和医学界的帮助下终于真相大白乔弗鲁瓦在受一个作弊情人的捉弄。原来……

作者以妙趣横生、情意缠绵的故事情节向人们揭示了这一幽默而又令人深思的离奇之谜。

意 外

他从没有把车开得这么快过。

他从没有象现在这样，为收到一封电报便急如星火地踏上遥远的旅途。这封寥寥数字的电报迫使他离开了阳光灿烂的科姆湖畔，放弃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几星期前他绝不会料到，这样的良辰美景竟成为镜花水月。此时，他觉得自己仿佛正在向难以预测的厄运飞奔。

小轿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飞去，一路风光没有引起他丝毫的兴趣。

巍峨耸立的阿尔卑斯山，野趣盎然的里维拉河，风景如画的蓝色海岸，低吟缓唱的埃克斯清泉，古老的阿尔竞技场，浅灰色的卡尔加苏纳城墙，蜿蜒天际的比利牛斯山脉，一切都失去了魅力。起伏的山峦，无边的松林，地中海的碧水，艾斯特雷尔山上的紫光，普罗旺斯房舍的金黄琉璃瓦，拉丁文明的历史古迹，朗格多克成行成排的果树，一切都黯淡无光，朦胧的景物溶为一体，什么也看不清。

他唯一渴望看到的，是写在一个城市入口路标上的几个大字：“比亚里茨市”，这几个字概括了他此行的动机和目的。在路标出现之前，这个驾车飞奔的男子对大千世界所展

示的一切都麻木不仁。

漫无尽头的柏油长带仿佛对他施展着蛊惑的魔力，使他心乱如麻。这充满神秘和冒险的旅途竟通往何方？

在梦幻般的景色中，浮现出一个奇异的影像，他想冲过去，抓住它，但是刚一接近，它便突然化为乌有，正当他感到失望时，影像又忽然出现在几百米的地方。这个欲抓即逝、灭而复生的影像是一个女人的倩容。

两种不同的神情，时隐时现，仿佛神秘的自然法则使同一女人具有两副面貌：一副是伊达的：韶华已逝，余韵犹存；一副是艾蒂思的：青春焕发，艳丽夺人……

虽然岁月在两副面貌上留下明显不同的痕迹，却无法抹掉她们外貌的相似。他孤独地驾着车，痴痴地盯着这个反复变化的影像，渐渐地，一种真正的痛苦，在心中充塞着。既然伊达和艾蒂思是母女，她们的眼睛一样明媚，她们的嘴唇一样诱人，不是很自然吗？

这天早晨，他从贝拉吉奥出发，一路上，脑海里便浮现出第一次见到艾蒂思的情景。那是春光明媚的五月，在巴黎的拉星泳场……

年轻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站在高台上准备跳水的妙龄女郎，简直就是活脱脱的伊达。

如此相象，令人难以置信。

年轻人在俱乐部从未见过这个女郎。他走到池边，等着她浮出水面。

在几米远的地方，她露出水面，望着他，对他那种惊奇的样子感到好笑。她戴着一个橡胶泳帽，脸上挂着晶莹的水

珠。

“天哪！”她用清澈的嗓音惊叫道，“可惜您看不见自己的那副模样！我好象使您大吃一惊……是不是我跳水的姿势太难看了？”

他口中讷讷，不知何言以对。她游过来，抓住池边，继续说道：

“我们见过面吗？”

“我……我想没有。”他终于结结巴巴地回答，

是没见过面吗？他也疑惑起来。他们似曾相识。她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熟悉，和伊达的一样，只是这位年轻女郎的声音里洋溢着更多的欢乐。他至今记忆犹新，在和伊达相处的最后日子里，她常常在言谈话语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绝望与悲哀……而眼前这位妙龄女郎简直是欢乐的化身。

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接着说下去：

“请原谅我这么盯着你，您太象我认识的一个人了”。

“是吗？这种话我听着十分耳熟”。

“这我相信，常有人说这种陈词滥调，这是一种同人搭讪的古老手段。不过我说的确是实话。”

她仍然用怀疑和揶揄的目光看着他。

“我知道……”他窘迫地说，“一开始我就应该做自我介绍，现在请允许我加以补充：我叫乔弗鲁瓦·迪凯纳”。

“您一定是为了知道我的名字才自我介绍吧？我倒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隐名埋姓：我叫艾蒂思·凯林。”

“艾蒂思·凯……？”他惊得呆若木鸡。她似乎对他产生了真正的好奇心，望着他问道：

“您怎么了？”

他仿佛尚未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喃喃地重复着她的名字：

“艾蒂思·凯林……不！这不可能，绝不可能！”

“事实如此，千真万确！”她说，“您不相信我的话？这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再次请您原谅……”

“亏得您道歉及时，要不我就拂袖而去了……请您坦率地告诉我，是什么使您如此不快？”

“使我不快？……不，我是惊呆了！我想您一定认为我疯了，这也难怪。现在我只想问一个问题：您同伊达·凯林有亲戚关系吗？”

“好象没有比我们更直接的亲戚关系了，她是我的母亲。”

她说得平平淡淡，但是他的心砰然一动。

“您是她的女儿？”

“又来了，莫非您患了怀疑症？看您大惊小怪的样子，我猜想您和我的母亲一定很熟吧？”

“是的……”

“您最近见过她吗？”

“有一年没见到她了……”

“假若您做出其他回答，我立即就会认定您是骗子。不错，我的母亲眼下在美国。”

“啊？我一直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这么说您和她并不很熟？”

“我们的关系比您所能想象的还要密切……”

“既然如此，她为什么不告诉您她在什么地方呢？”

“她这样做，也许有她的道理。”

她也感到吃惊。她惊奇地看着他，眼里闪出不安和怀疑。他感觉到这点，想叉开话题：

“我已游过泳，可是很想再下水和您畅游一番，您欢迎吗？”

“游泳池里的人太多了，您别下来了，还是帮我上去吧。”

他把手伸过去。她拉着他的手，登上岸，站到他身边。他情不自禁地脱口赞道：

“多么健美的体形！”这不是一般的恭维，他从未见过如此健美的体形。这个他在几分钟前还不知其存在的艾蒂思·凯林，与其说是一个姑娘，不如说更象一个少妇……也许她已经结婚了？……她浑身散发诱人的气息，肌体柔韧、丰满、匀称，两腿又长又直，双臂协调，肩头呈现迷人的曲线……当她摘下泳帽时，满头金光灿灿的鬈发，象瀑布一样簌簌落下。伊达也有这样一头鬈发，不过是褐色的。

看着艾蒂思，他不禁心旌荡漾，但是随即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奇异感觉：这袒露在狭小泳衣外面的肌肤，这诱人心醉的肉体，好象是伊达的。

母女俩长得形同一人，实在不可思议，但是仔细想来，却也不足为怪。最使乔弗鲁瓦奇怪的是，伊达从未对他提过艾蒂思的存在……母亲讳莫如深，也许是因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青春年华正在消逝？这是唯一解释得通的理由。伊达生活的全部含义，就是竭尽全力永葆迷人的魅力，她认为自己的女性美举世无双，但是想到女儿——不可捉摸的命运使她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而且比自己更年轻——将使她相形见

绌，她自然难以忍受。他了解伊达，她对自己的妩媚由衷地感到自豪，她不愿意女儿成为自己的可怕对手，所以尽可能长久地隐瞒了女儿的存在。在惊恐的母亲看来，艾蒂思是危险的：她继承了母亲全部的美，而且加上了母亲唯一不再具有的魅力：青春。是的，这一切都说明了伊达绝口不提女儿存在，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吗？

这些飞快闪过的想法把他从迷茫中解脱出来，他感到轻松了许多，于是开口道：

“您愿意和我去酒吧喝点什么吗？”

“过一会儿吧……先让我晒晒太阳，整个上午太阳一直露着笑脸。我象所有真正的金发女郎一样，总想利用每一片阳光晒黑自己……象我这样的女人若能取得这样成绩，您想象不到我会何等得意！半小时后再见，我很愿意为我们的初识喝点白兰地……”

她走到草地上，摊开身体，毫不理会那些紧追不舍的目光。

他在酒吧等她，浮想联翩，但是混乱的头脑，有一点是清晰的：在这里遇到她实在是一个奇迹。

不久，她出现了，光彩四射，艳丽夺目，男人为之倾倒，女人顿生妒嫉。这些女人凭着本能，一眼就看出，倘若她向她们宣战，她们将不战自败。艾蒂思在她经过的地方，唤起艳羨和憎恨……但是乔弗鲁瓦深信，伊达的女儿无意与任何人争奇斗艳，何必如此呢？虽然她很本不想以胜利者自居，可是人人都把她视为胜利者了。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同意，她是所向无敌的。

她来到他的身边。她穿着一件印花连衫裙，这本是极普

通的连衫裙，但是穿在她的身上，她更加性感动人。她的头发拢在脑后，挽成一个发髻，这样的发式把她变成一个“少妇”而又不失少女的丰采，她更象她的母亲。乔弗鲁瓦永远不会忘记，伊达也喜欢这样的发式。……

他有成堆的问题问她，她却先开了口：

“告诉我，您在什么地方，是怎样认识我母亲的？”

“在巴黎的一个晚宴上。”他迟疑了一下，答道。

“毫不奇怪……我母亲只能生活在那些可以使她大出风头、备受赞美的地方！……她这种年龄的人就喜欢这个！您不这样认为吗？”

他默不作声。

“她最近终于在那些无益而繁忙的社交活动之余给我寄来一个明信片，告诉我她打算在迈阿密定居……以我对她的了解，她肯定是找到了一个小白脸！”

“您对她太尖刻了！”

“比她对我差远了。”

她语调生硬，使乔弗鲁瓦为之一惊，但是她很快又用温和的声音问道：

“您熟悉佛罗里达吗？”

“我从未去过美国。”

“象您这样的青年居然没有去过美国？真不可思议！”

“我想，象我这样没有去过美国的青年在法国和欧洲怕是大有人在。”

“您在那里一定会大受女人的青睐！……虽然我们美国女人一向被人说成是‘讲究实惠的女人’，可我认为从本质上说，我们还是相当重感情的……我们特别喜欢象您这样的

男人，您是理想的、典型的法国男人”

“这是一个恭维的词吗？”

“在美国，不总是。”

“您生在美国？”

“当然，而且长在美国。”

“我记得伊达……噢，凯林夫人曾告诉我，她的丈夫是
美国人。”

“很遗憾，我对父亲没有任何印象。我出生后两年，他便与世长辞了。我想，假如他能看着我长大，我的生活必将是另一个样子。”

“您的意思……？”

“他至少会爱我吧？……噢，我的母亲并不坏，只是非常不喜欢看到我降临人世。……我令她心烦！……为了尽量少见到我，她把我流放到美国一所最偏远、最严厉、最封闭的学校寄宿！与此同时，她却跑到她的祖国法兰西，兴致勃勃地扮演起年轻寡妇的角色。”

“在您成年之后，她总不能继续强迫您过寄宿学校的生活吧？”

“甚至未等成年，我便逃出樊梯！我十八岁进入大学……在大学里，我如鱼得水，学到许多东西，特别学会了用真诚的友谊弥补家庭生活的缺憾……”

“以前您想没想到您母亲的祖国来看一看？”

“没有，只要我母亲在这里，我就不想来！她强迫我在她从来没有照过面的地方度过童年和青春，使我终于明白我们母女没有任何理由相聚一处……虽说地球是圆的，却也相当广阔，地北天南，人各一方，只要愿意，总能避而不见！

一年前，我母亲突然从法国回到纽约，她见到我，说她再也不想去法国了，决定从此定居美国，于是我对自己说，现在该是我去法国的时候了！就这样，我们得以在此共饮白兰地……乔弗鲁瓦，让我们为法国干杯！我喜欢您的国家，也不讨厌您的名字。”

“您的口音没有一点法国味！真是太奇妙了，您一直在美国……”

“四分之一世纪之多，更准确地说，二十七年……我不喜欢隐瞒年龄，我正准备在法国过二十八岁的生日，现在您知道了我的年龄，满意了吧？不必恭维我，我知道自己看上去不比实际年龄老，但也不年轻！那么您呢？”

“三十四岁。”

“先生，您看上去要年轻得多……简直象个青年！也许您不想问我为什么还没结婚吧？”

“是的，不敢问，因为我已知道只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您尚未有结婚的愿望。”

“您既不让人感到唐突，又说出了正确的答案……是啊，迷人的艾蒂思·凯林至今不嫁，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呢？这人天生的尤物，得天独厚，完全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她不是亿万富翁的独生女吗？父亲相当开明，离开了人世，使得她一到成年便可继承万贯家财，她自然也当仁不让，绝不多拖延一天。……她异常幸运有一个法国母亲吗？可是这位母亲只顾自己的幸福而无暇顾及女儿。艾蒂思·凯林立誓不配凤鸾，或者决心进修道院修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理由不结婚呢？这个难解之谜被您这个陌生先生一语道破：那些追求她的人没有一个使她动情，而那些能使她动情的人又不

知藏匿何处！可怜的艾蒂思·凯林哟！那么您呢？您的处境也同样艰难吗？”

他的回答只是点一下头，叹息一声。

“您毕竟远不如我更值得同情！”她微笑着说下去，您总和什么人有过小小的感情瓜葛吧？否则您就太让我失望了！这将会使我高贵母亲的同胞的高大形象，在我心中抹煞，我在寄宿学校形成了对他们的看法，这些看法本是相当牢固的……”

“您也许应该在寄宿学校，这样就可以永远保持您对我们所抱有的美好幻想了。”

“也许吧……噢，我该走了！”

“这就走么？”

“谢谢您的邀请。请别怪我，我答应陪一个女友去参加一位使馆随员在家举行的鸡尾酒会，她一定要结识这位外交官。我知道这将无聊透顶。”

“那么就留下来？”

“对于我母亲异常重视的这类社交责任，您能怎么办呢？”

“我发觉，您作为一个几乎从未和她一起生活过的人，对她可谓了解至深。”

“是啊！世人没人比我更能正确评价她了！希望不久再见……您常来拉星泳场吗？”

“和您一样，不常来。”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抛头露面。”

“看得出来！我可以给您打电话吗？”

“只能在清晨。我起得很早！”

“您母亲可不这样……”

她一怔，然后说：

“看来您对她也非常了解？……好吧，我的电话号码是BALZAC 18—32。”

“我已想到，这是伊达的电话。”

“伊达？……对，您理应继续用名字称呼她。我听到所有的人都这样称呼她。我觉得这相当有趣：我总有这么一种印象，人们不说‘您的母亲’或‘凯林夫人’而直呼其名，仿佛是一种无法抑制的需要。象您这样似乎非常了解她的人，您能想象她叫别的名字吗？‘伊达’对她再合适不过了！”

他默不作声。他一直认为只有“伊达”这个名字对她合适……

“我母亲的一个男友甚至告诉我，”艾蒂思继续说，“她非常喜欢比她年轻得多的小伙子用‘您’称呼她！”

看他依然沉默不语，她问道：

“至少您不曾用‘你’称呼过她吧？”

“即便我曾用‘你’称呼过她，又能说明什么呢？我认识许多人，都用‘你’称呼她，这也许是因为她无法使他们产生用‘您’称呼的愿望，也许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她喜欢这种称呼……”

“我用的是我母亲的电话，她把房子让给了我。您说实话：是不是因为您经常拨这个号码，所以记在心上？……要不您就具有惊人的记忆力。”

“是这样吧……”

“在我们分手之前，我还想搞清一个问题，您是不是有

点爱上漂亮的伊达了？”

“有一个时期，整个巴黎上层社会都或深或浅地爱上了她……一切均象过眼云烟转瞬即逝。特别是在巴黎，人们生厌的速度比其他地方更快！待伊达明白时，已经有些晚了。这一定是伊达离开巴黎的真正原因……当她想到这个被她统治数年的社会开始喜新厌旧时，她的内心一定受到极大的伤害，只有一剂灵丹妙药才能治疗她内心的创伤：避开这一切！您似乎对她有一些看法，而且不幸的是，您的看法产生于她那似乎无情无义的做法：她似乎从您诞生之日起就置您于不顾，但是请您相信我，事实同您的看法相反，伊达不仅美丽，而且善良，古道热肠……”

“她一定是对同她没血缘关系的人才如此！”

“我理解您的苦涩，但是要知道，您已经得到百倍的补偿：凡是有您的地方，伊达再也不敢露面，您在一切方面战胜了她，您不就是一个正值妙龄的‘她’吗？”

年轻的女郎沉默了。仿佛一种天然的羞愧感使她不敢想象，她会比母亲更迷人吗？她羞涩的神情打动了对方，他心头一热，情不自禁地吐出心声：

“认识您，我太高兴了……”

“我也是……”她说，伸出双手，他抓住她的手，两双手紧紧地握了一会儿。这个动作表达了一种正在滋生的友情，但已超越了社交友谊的界线。

她走后，他突然感到孤独寂寥。

这是愚蠢的，艾蒂思还只是一个陌生的女人，不过和曾经是他一切的伊达相象而已……但是，他难以摆脱这种突然袭来的强烈感情，无法从脑海里驱走年轻女郎的情影，忘

不掉那站在跳水高台上的姿态，象瀑布一样飘散在裸露肩头上的鬈发……

他无心按原计划打发晚上的时光，不想再和朋友一起去吃晚饭，只想一个人躲在房里闭门不出。

漫漫长夜，似乎永无尽时。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一杯接一杯地饮酒，既想忘掉艾蒂思又想忘掉伊达，但是全部都枉然。凯林家族的两个女人把他投入专制而奇妙的王国，他无法挣脱出来……他甚至想，伊达和艾蒂思的结合，不正是完美地体现了他理想妻子的形象吗？他需要的正是这样的结合体：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散发着诱人的气息，富于性感，毫不造作，充满自信，压倒群芳……一切女人都黯淡无光。可惜伊达和艾蒂思并不是同一人，而是母女俩人。然而，如果她们不是母女，又岂能如此相象？也许，最吸引他的，不，最诱惑他的，恰恰是这种惊人的相象……两个凯林相继闯入他的生活，不断地掀起感情的波澜，这一切大概都是命运的安排。

他本以为这几个月他已把伊达忘怀。当初她突然不辞而别，留给他的愁怅远比这次同艾蒂思的分别强烈得多。

他又想起当时打电话的情景。伊达的离去使他手足无措，为了打听她的去处，他拨了这个号码：BALZAC 18—31，伊达临行前不曾给他留下只言片语……话筒里传来女佣人莉丝冰冷而讨厌的声音，对他素怀恶感的莉丝用一种过分礼貌以至变成嘲讽回答说，她“不知道夫人现在何处。”

他不肯就此罢休，又匆匆地跑到蒙泰涅大街，也许给女管理员塞上一张大额钞票，能使她说出转信地址？但他同样碰了壁，仿佛大家已串通一气，约好对凯林夫人的去向守口